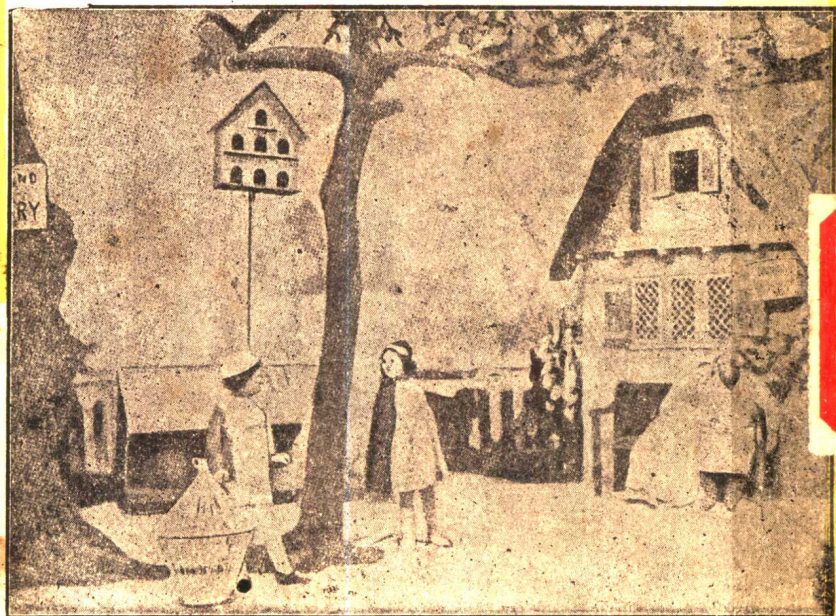


著名學文界世

青鳥

著原克林脫梅
譯強熾葉



青 鳥

The Blue Bird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九 月 首 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一 元 三 角

原 著 者 M. Maeterlinck,
譯 述 者 G. Leblanc.

集 熾 強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 書 編 號 : 144

被稱爲「比利時莎氏比亞」的梅德林克 (M. Maetice Maeterlinck 1862-) 是近代世界的戲劇家及散文作家。他的盛名，使小孩子也都知道的，也就是這本青鳥 (Blue Bird)。

他是一個最大的象徵派的代表，他的作品，有茂娜凡娜 (Monna Vanna) 等十餘種，在無論那一國裏，都能找到他的譯文，尤其是青鳥，幾乎是各國小孩子手中常見的讀物。

本書中的故事，『寫兩個孩子在夢中要找尋青鳥，在記憶之土，在將來之國，在月宮中，在森林中，到處的尋找，都沒有找到。後來他們醒來了，鄰居的孩子生病，要他們養的鳥玩，他們給了他，這鳥真的變成青的了。但當他把牠放出來玩時，鳥又飛得不見了。』青鳥乃是幸福的象徵，只有從自己犧牲中才能得到，但幸福非永久可以在握的。所以青鳥不久就飛去了。

青鳥第一次上演在莫斯科，後來歐美各大舞臺，把青鳥列爲常演的劇本了。

本書並非是劇本，使小孩子易於瞭解起見，是由勒白侖 (Georgette Leblanc) 用故事體裁寫的，但並沒有損害原書的精神，這是梅德林克本人亦承認的。

目次

第一章	草屋奇遇	一
第二章	仙宮	一五
第三章	穿過死灰	二三
第四章	黑魔的宮殿	三一
第五章	生之輪軸	四三
第六章	曙光	五八
第七章	不夜天	六一
第八章	掙扎	六八
第九章	握別	七九
第十章	在小眠牀上	八五

第一章 草屋奇遇

很早的年代之前，有一個樵夫和妻子帶着兩個子女，住在靠近太古的大森林中的一間草屋裏。那兩個子女曾經碰到了一次奇遇。

當沒有告訴你們這樁奇遇之前，我先把這兩個孩子說明一下，使你們知道他倆的性格怎樣；如果他倆不是這樣可愛而勇敢，就是往下看到的奇事，也不會發生什麼興趣。

底爾底爾——便是這位英雄的名字——年紀十歲；他的小妹妹彌底爾卻只有六歲。

底爾底爾是個身材很高的小傢伙，漂亮和強壯的身體，發育極完美，一頭烏黑的頭髮，被他的頑皮的脾氣弄得亂蓬蓬。他很受人歡喜，因為他有動人的微笑，溫柔的臉兒，和亮晶晶的鳥眼，尤其是因為他勇敢和大膽，顯出高尚的心地的緣故。清早常常和他的爸爸——樵夫底爾——在晨霧迷漫的路上走，身上穿着破爛的衣服，而神氣卻非常驕傲，非常英武，髻髻天地間一切美麗的東西放出可愛的微笑都在前面等候他一樣。妹妹彌底爾卻和他大不相同，穿着母親替她收拾得乾乾淨淨的長衣，出落得十分可愛，十分美麗。相形之下，哥哥越顯黧黑，而她就越顯得白嫩，她的一雙大眼，溫柔而帶一點藍色。那雙眼睛，什麼事都能驚駭她爲了一點小事便能够流下淚來；那種孩子氣裏又帶點婦人氣概，格外令人可愛。她很文雅的聽哥哥說話，有時雖然放縱一些，但終不願意他冒險地跟他作長途的旅行。

故事開始了，這一男一女的一對小英雄，在一晚到世間尋求幸福，發生一些什麼事情，便是這故事的演進。

底爾爹的草屋是城外最不好的一所房子，對面有一家闊人的洋房，更顯得這邊屋子的卑鄙。草屋的窗口，可以看見對面的餐室，客廳，到了夜晚，常常照耀得金碧輝煌。白天，也可以看見小孩們在露台上花園裏，或

在暖室裏玩耍，那暖室還終年開着鮮花，城裏人也時常跑來玩賞。

一個晚上，正當新年夜，底爾媽把她的孩子們安置在牀上之後，並且比往常更親熱地吻過他們。大雪紛飛，把底爾爹裹住到森林子裏去作工的腳。因此，她就沒有錢買東西給底爾底爾兄妹裝在聖誕襪裏。孩子們也便睡着了，除了貓叫聲，犬吠聲，和老祖父那架鐘的滴達聲，一點別的聲音都沒有。但是一道太陽一般的亮光突然射進窗裏來，桌上的燈也自己亮着了，兩個孩子一齊醒來，打過呵欠，揉揉眼睛，從被裏把手伸出來，底爾底爾就輕輕地說道：

『彌底爾呀！』

彌底爾答道：『唔，底爾底爾呀！』

『你睡着了嗎？』

『你哩！』

底爾底爾說道：『沒有，我剛同你說話，怎麼會睡着呢？』

他的妹妹問道：『我說，今天是聖誕節嗎？』

『不是的，明天也不是，今年聖誕老人不會給我們帶東西來了。』

『爲甚麼呢？』

『我聽媽媽說，她不能到城裏去……但是他明年會來的。』

『明年還長遠呢？』

男孩子說道：『長遠哩。但是他今晚會到闊人的孩子那兒去的。』

『真的嗎？』

底爾底爾突然叫道：『呀，媽媽忘了把燈吹熄哩……我想着了。』

『什麼呀？』

『我們起來吧』

彌底爾常記得媽媽的話，便說道：『但是我們不能起來呀。』

『爲甚麼不能，這兒又沒有人……你看見窗戶嗎？』

『啊，多亮呀……』

底爾底爾說道：『這是宴會上的燈光。』

『什麼宴會？』

『是對面那些闊人的兒子。那是聖誕樹，我們把窗戶打開罷……』

彌底爾很溫和地問道：『能打開嗎？』

『當然能打開，這兒又沒有人管我們……你聽見音樂嗎……我們起來罷。』

兩個孩子便從牀上跳下來，跑到窗口，爬上木凳，把窗戶一齊打開。屋裏全照亮了；兩人就很熱心地往外望着。

底爾底爾說道：『我們什麼都能看見了！』

可憐的小彌底爾在凳上簡直跳不起腳尖，便說道：『我看不見哩。』

底爾底爾說道：『下雪哩，兩架馬車來了，一架有六匹馬拖。』

彌底爾盡量伸出身子往窗外張望，一面說道：『有十二個男孩子出來了！』

『別蠢罷……都是小姑娘呀……』

『她們都穿着短袴哩……』

『靜些……看罷……』

『樹枝上掛着那些金亮亮的東西是甚麼？』

底爾底爾說道：『咳，自然是玩具呀，刀咯，槍咯，兵咯，大礮咯……』

『桌上堆的又是甚麼呀！』

『糖糕，水菓，包子。』

彌底爾拍着手叫道：『啊，這些孩子多漂亮呀！』

底爾底爾答道：『看他們笑了又笑哩！』

『還有那小的在跳舞啦……』

底爾底爾便叫道：『是的，是的，我們也來跳舞吧！』

兩個孩子便用腳在木凳上敲着作樂。

彌底爾說道：『啊，多可笑呀！』

底爾底爾叫道：『他們拿糕了！他們拿得着呀！……他們在吃了，他們在吃了，在吃了！……啊，多麼可愛，多麼可愛呀！……』

彌底爾數着幻想的假糕。

『我有十二個……』

底爾底爾說道：『我有四個十二個。但是我可以分給你一些……』

這兩位小朋友便喜歡得跳着笑着，並且渾身戰慄着，看着別的孩子們的幸福，竟忘了自己的窮苦這樣子，立刻得到一種酬報。突然之間，門外有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孩子們便動也不敢動了，再也不敢頑皮。木板軋軋地響了一聲之後，門便豁然地又慢慢地打開來；一個小老嫗跑了進來，全身穿着綠色的衣服，頭上頂着一塊大紅頭巾。駝了背跛了腳，而且眼睛也只有一隻；鼻子同兩頰幾乎連在一起，從來分不出凸凹；走起路來，混身都靠在一根杖上。也許她是一個仙人吧。

她蹣跚地到了孩子們面前，用一種鼻音說道：

『你們這兒有會唱歌的草和青色的鳥兒嗎？』

底爾底爾混身戰慄着說道：『我們這兒草倒有，可是不會唱歌……』

彌底爾說道：『底爾底爾有隻雀兒哩。』

那小傢伙連忙申說道：『但是我不能給別人，因為是我的。』

這不是極充足的理由嗎？

那仙人戴上她的大圓眼鏡，對雀兒細看着。

她說道：『這雀兒青倒很青，但是我那真正的青鳥，給我那病了的女兒……你們知道青鳥是為什麼而生的知道嗎？我想你們也不知道，因為你們都是好孩子，我便告訴你們罷。』

那仙人用彎曲的手指摸摸她的高鼻頭，用一種很神祕的聲調，輕輕說道：

『青鳥是為幸福而生的，你們應該明白，我的小女孩更當幸福一些，她的病才會好，因此我現在叫你們到人間去，為她找尋青鳥。你們現在立刻動身……你們知道我是誰？』

兩個孩子露出為難的神氣，互相看着。事實因為他們從前向來沒有看見過仙人；如今看到，有些害怕。但底爾底爾總算很有禮貌的說道：

『你倒很像我們的鄰居勃靈格太太哩……』

照底爾底爾想，他這樣說，可算是很尊敬仙人，因為勃靈格太太有一家店舖就在他們隔壁，地方很好。滿屋堆着糖菓，石彈，巧克力糖，糖人，糖雞，開張的時候，還有金紙包着的薑麵大娃娃。勃靈格婆婆的鼻子，同這仙人一樣醜，年紀也差不多；走路更像這仙人，腰彎着，活像兩個人一樣；但是她很慈和，她還有一個小女兒，星期日常同樵夫的孩子們玩耍。不幸這一頭烏髮的少女，時常患着一種莫明其妙的病，睡在牀上，她一病倒，就求底爾底爾把鴿子給她玩，鴿子原是底爾底爾心愛之物，不曾給她。照這孩子想，這一切都十分和仙人告訴他的事相同，所以他叫仙人作勃靈格。

這真出乎意料之外，那仙人反而勃然大怒，滿臉緋紅。這是她的僻性，一個仙人，能在一分鐘之間，隨自己

的高興，把面貌完全變過。這晚上，她變的樣子又醜又老，背是駝的，眼也缺了一隻，肩上還有兩叢灰髮披着。

她向底爾底爾問道：『我的模樣兒怎麼是醜是美？年老還是年青？』

她問這許多話，目的在試試這孩子的心腸究竟是否和善。這時候，他轉過頭去，不敢說她的模樣兒如何。她便叫道：

『我是勃理崙啊！』

底爾底爾混身戰慄着答道：『啊對呀！』

這話使仙人滿足了，她看見孩子們還穿着睡衣，便叫他們趕快穿衣裳。一面自己就替彌底爾穿着起來，一面又問道：

『你們的爹媽在那兒？』

底爾底爾指着右邊的門，說道：『在那兒，他們都睡着了。』

『那末祖父和祖母呢？』

『早都死了……』

『那末弟妹們呢……你有弟弟妹妹嗎？』

底爾底爾說道：『啊，有哩，有三個兄弟哩！』

彌底爾又補說道：『還有四個小妹妹。』

仙人便問道：『都在那兒呀？』

底爾底爾答道：『也都死了。』

『你們願意再同他們見面嗎？』

『啊，當然歡喜呀……立刻就要見面……領我們見他們吧……』

仙人說道：『我又不是裝在口袋裏，有這樣容易。不過很運氣，你們到記憶之鄉去，就可以看見他們。到青

鳥那兒去的路在左邊轉三個灣便到了……我敲門時你們在幹什麼！

底爾底爾說道：『我們正在吃糕玩。』

『糕在那兒呢……你們有糕嗎……』

『在閨人那些孩子的屋裏……來看罷，多可愛的糕！』

底爾底爾便把仙人拖到窗口去。

她說道：『但是吃糕的究竟是別人啊！』

底爾底爾說道：『是的，但是我們可以看他們吃哩。』

『你不怨他們嗎？』

『爲什麼要怨他們呢？』

『他們把糕完全吃了。照我想，他們不給你們吃，這於情理上是不對的……』

『不盡然，他們有錢呀……我說，那兒不好看嗎？』

『這兒也一樣好看，只是你們看不見罷了……』

底爾底爾說道：『我一定看得見的。我的眼睛非常好，雖然高高在教堂頂上的鐘我都可以看得清楚；爹

爹還看不見哩！』

仙人突然發怒道：

『我告訴你我說你們看不見的，就看不見呀！』

她的怒氣越來越高。似乎就是爲了這看得見教堂頂上的鐘的一句話而發怒的！

孩子當然也不是瞎眼；不過他很慈和，命該享福，所以她要教他怎樣去看萬物中最好最美的一切。這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她知道，許多人活了一輩子，沒有享受着黏在身邊的幸福。但她是個仙人，當然是萬能的，所以她決意給他一頂神帽，上面鑲着一顆有神力的鑽石，能够把真理指示給他，使他常常看見萬有的內容。

瞭解一切獨特的生命和獨特的存在，而爲自己尋求幸福與歡樂。

仙人從身邊一隻大口袋裏，把小帽兒取了出來。這是一頂繡着白邊的綠色小帽，中間鑲着一顆發光的大鑽石。底爾底爾簡直快活得忘了所以然。據仙人對他解說鑽石的用處，是這樣的：掀一下帽頂，可以看見一切事物的靈魂，稍稍轉向右邊一些，可以發現過去的一切，轉向左邊，便可以看見未來的一切。

底爾底爾滿面喜容，快樂得跳躍起來；立刻又恐怕這小帽兒一旦會失去。

他說道：『也許爹爹會給我拿去的。』

仙人說道：『不會的，因爲，即使戴在你的頭上，別人也看不見的……來試試看。』

孩子們拍着手叫道：『好呀，好呀！』

髻髯是演一套魔術，那奇怪的帽兒立刻戴在孩子的頭上。這分明是一個不同的時代了！老仙人變了一個年輕美麗的公主，全身穿着絲服，鑲着發光的寶石；草屋的牆壁都透明而且發出寶石的光輝；破爛的家具完全變了大理石的。兩個孩子便跳來跳去的拍着手歡呼起來。

底爾底爾叫道：『啊，多可愛呀，多可愛呀！』

很自負的小彌底爾好像着了魔一樣的，呆呆的站住盯着公主的美麗的衣服。

更奇怪的事還在後面開展着。那仙人不是說過動物和各種東西都會活起來，像人一樣的說話作事嗎？瞧，老祖父那隻鐘的門突然打開了，傳來一陣動人的音樂，十二個打扮得花花綠綠的舞十圍在孩子們的四週跳起舞來。

仙人說道：『這是你們生活上的時間。』

『我可以同他們跳舞嗎？』底爾底爾這樣問，並且暗自贊賞着這些小東西，既漂亮，又伶俐活像小雀兒在地上的跳。

但他又忍不住大笑起來！這可笑的胖傢伙，似乎呼吸也沒有全身糊着麵粉從麵包盤裏掙扎出來對孩

子們鞠躬，他到底是甚麼人呀？原來是麵包，麵包也得在地庫裏，又有趣的老先生，面孔上突出來兩塊麵團，那雙大手，因為臂膊太粗，碰都不成。他穿着一件焦黃色的貼身衣服，胸部有幾處裸着，就像我們每晨早餐吃的上等塗油麵包差不多。頭上——你且想想他的頭看罷！——頂着一個大圓餅，髻髻一頂有趣的頭巾。

別的小麵包，模樣兒也同他差不多，爬出來同時間一齊跳着玩耍的時候，蹣跚地爬出盆來，全沒想到他們撒在那些漂亮太太身上，好像一陣濃雲似的麵粉。

這真是一種又奇怪又迷人的舞蹈，孩子們都歡喜極了。時間和麵包一同跳着，碟子也湊趣兒，在櫥裏上下亂跳，又不敢跳出來，否則會粉身碎骨。玻璃杯也在櫥裏碰着，互祝大家的健康。刀叉更嚷得起勁，就連自己說話的聲音也聽不見了……

這樣再鬧一會兒，真不知會鬧出什麼亂子來。爹爹媽媽一定會吵醒了。好在鬧得高興的當兒，燂肉裏突然衝出一道口火，屋裏全照得通紅。髻髻屋子已經着了火。這時候，人太多躲到角落裏去，嚇得不敢作聲。底爾底爾和彌爾底爾也怕得哭了起來，連忙把頭攢進好仙人的大衣裏。

她說道：『不要怕。這是火，它也來湊熱鬧玩耍了。他很好，最好勿碰他，因為他的脾氣很暴躁。』孩子們從仙人那件大衣的金鑲花邊的隙縫裏偷看，看見一個紅色的高髻兒望着他們，他們那小，他全身穿着鮮紅的緊身，飾着燦爛的小金物，肩披紅絨巾，他用長手揮動時，就活像融融的火焰，捲髮辟直的豎在頭上。他手舞足蹈地在房裏亂跳，好像是一個瘋子。

底爾底爾雖然安心了一點，還是不敢伸出頭來。仙人物理庵就想出一個好法子：她用小木杖向水管一指，立刻就出現一個小姑娘，哭泣得淚泉好像噴水池那樣直流。她是水母，她生得很漂亮，卻帶點愁容。她的歌喉極好，很像泉水的潺湲聲。那直垂到腳跟的長髮，原來是海草做的。她起先猶豫不決，四處張望着，後來看見火仍在那兒狂舞着，她就勃然大怒，往他身邊一衝，竟澆得他滿身滿臉淫淋淋的火。他也大怒起來，噴出一陣濃煙。

這便知道自己又碰着老對頭了，還是躲到角落裏去好，水也住了手；地方似乎再現了和平。

兩個孩子也不十分怕了，正問着仙人還有什麼怪事，便聽到一聲磁器的破響，回頭向桌子那邊看，多怪呀！原來牛奶瓶跌在地上，成了粉碎，從那碎片裏竟爬起一個漂亮的女人，輕輕驚叫了一聲，拍拍自己的雙手，抬起頭來東張西望的看。

底爾底爾立刻就去安慰她，因為她知道她是牛奶；他很愛她，所以就吻了她一下。她像一個擠牛奶的姑娘那樣又乾淨又漂亮；從她那件乳酪衣下，時時還送來一陣乾草的香味。

這時候，彌底爾正看着糖塊，似乎也活起來了。糖塊包在藍紙包裏，放在門旁那個架子上，不住的左右擺動，也沒有什麼結果。後來，才有一隻細長的手伸出來，再伸出一個尖頭，把紙包穿破了，以後伸出來的另一隻手和一隻腿，似乎長得沒有個盡頭……啊，你要看看糖的樣兒才有趣呢！那樣兒，真要笑死人，孩子們都忍不住對他大笑起來，但他們也很願以禮儀待他，因為他們聽仙人這樣介紹：

『底爾底爾，這是糖的靈魂。他的袋袋全裝着糖，他的手指，也全是糖棒。』

有一個糖做的朋友，高興時就在他身上挖點下來吃吃，真够奇怪呀！

『汪，汪，汪……早上好呀！早上好吧，我的小上帝呀……到頭來，我們也能說話了……光叫光搖尾巴你又不懂……我愛你！我愛你啊！』

這走起路來總撞着別人的傢伙，歡鬧得一屋都是他的聲音的怪傢伙，到底是甚麼人呀！我們一看，立刻就知道了。原來是泰羅，是一種儘力想了解人類的好狗；也是伴孩子們到森林裏去的馴犬，守門的忠心衛士，忠誠大度的好朋友！他用兩隻後腳走過來，鬚髯兩隻腳生短了一些，另外兩隻腳在空中揮來揮去，那姿勢活像一個笨漢。他一點也沒有變，仍穿着那件光滑的芥子色大衣，生着一個猙獰而像猛犬的頭，戴着一個口罩，所不同的，只是他比從前大了一些，而且現在會說話了。他說話說得很快，似乎他想為同類報復那種沉默數百年的仇恨。他什麼都談，甚而能為自己解釋分辯他吻着兩個小主人一面叫他們作一他的小上帝！那樣

子真十分好看，他忽然坐起來，忽然又在房裏亂跳，碰碰桌椅，又用軟腳爪同彌底爾玩鬧一回，還要捲捲舌頭，搖搖尾巴，氣吁吁的似乎要出去打獵的樣子。我們立刻就可以看出他的直爽。他深信自己的重要，以爲惟有他是新世界的一切中所不能少的東西。

直到同兩個孩子鬧够了，又在同伴間踱來踱去，頻頻送以關切的目光。他的快活得了自由，簡直快活得忘其所以；他既然是最可愛的生物，當然就有最大的幸福，不幸他如果變成人類，把小狗那點美德就失去了。他會嫉妒了！他真是十分善妒，只要看見輪到貓兒德拉底也活了過來，同他一樣地被孩子們撫愛親吻，他就覺得說不出的難過啊！他多恨這隻貓呀！看見他在身邊，看見他也夾在這親熱的家庭裏，那種難過，真是天災的犧牲。但因為他的小上帝們歡喜這樣，也總得忍受下去了；而且只好避得遠遠的去。但是，又因為她，他良心上確實又犯了許多罪！有一天晚間，他不是偷偷地爬進勃靈格老太太家的廚房裏，想把她那隻老貓勒死，把那隻與他素無仇恨的老貓勒死嗎？他不是在那對面那家廳上，把一隻波斯貓的背部咬爛過嗎？他不是有意到城裏去，爲發洩一時的私怨，想把所有的貓一齊弄死的嗎？而今德拉底也像他自己一樣會說話了！德拉底在這未來的世界裏，同他的地位會一樣了！

他只苦苦地想着：『這世間是沒有公理的！真是沒有公理的。』這時候，貓兒正洗了臉，舐過他的腳爪，這才伸到小姑娘面前去。

她的確是一隻很美麗的貓，如果我的朋友泰羅不把她看得那樣壞，我們一定能够多多看她幾眼。看她那雙綠玉裏鑲黃玉的眼睛，不叫人心動，撫着她那黑絨似的身體，不叫人歡喜，你怎能不愛她那副莊重斯文而且高貴的容貌呀！

她溫柔地笑着，很客氣地對彌底爾說道：

『小姐，早上好呀……你姥今朝多漂亮啊！』
孩子們喜歡撫着她。

泰羅站在角落裏，看着貓兒的一舉一動：

他暗暗說道：『她也用後腿像人一樣的站起來了。看那尖耳朵，長尾巴，墨黑的衣裳，真是個魔鬼形！』說着他不禁咬牙切齒的更恨了。他又繼續想道：『她又像鄉下掃煙囪的，那東西我真恨得刺骨，不管我的上帝們怎麼說，我總不把她當真人看待……』他又嘆了口氣說下去：『幸好我比他們知道許多事情！』但是突然間，他再也忍不住了，猛撲在貓身上，大笑着，好像仇人相見的怒吼：

『我要駭德拉底一下子哩！汪汪，汪汪！』

但貓兒還在作動物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很尊貴，自己生來是富貴命。她想自己與狗分個你高我下的時候了，在她眼光裏，狗兒生來就是個壞蛋，所以她露出輕蔑的樣子，退後了一步，只說：

『先生，我不認識你。』

泰羅聽見這無禮的話，又猛跳了起來，貓豎起全身的毛，擡起小紅鼻下的鬚鬚（因為她覺得這兩叢白鬚在黑毛上更顯得美，自己非常驕傲；又弓起背，豎起尾巴，怒叫着『弗弗！』氣勢凶凶的站在大櫃上，就像中國瓶蓋上的龍一樣。

底爾底爾大笑起來，但如果這時候出了事，這場廝鬪是決不會好好收場的。晚間十一點，冬季已是午夜的時候，突然有一道極強的陽光射進草屋裏來，既燦爛，又光亮。

孩子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說道：『呀！太陽出來了！爹爹看見會怎麼說呀！』

但底爾底爾並沒有等仙人的糾正，自己也就明白了；他滿心驚訝，便跪在刺眼的陽光的窗口一道太陽圓光中心，站着一個極美麗的女郎，好像混身都穿着金衣，發光的紗蒙了她的身體，又遮不了她的美麗，她一雙素手，伸出來給人什麼東西似的那種姿態的手，簡直是透明的一雙亮眼，打量着週圍的人們。

底爾底爾說道：『這是皇后吧！』

彌爾爾跳在她哥哥旁邊說道：「是仙國公主啊！」

『不是的，孩子們。這是光。』仙人回答道。

光笑着走到兩個孩子面前來。她，天堂之光，大地之力和美的她，對於極小的使命，也是很表示快樂的；她在大空中，從來沒有什麼偏心，都是平等地慈愛一切，現在，暫時把本身縮成極小的人形，好來領導孩子們到人間去，教他們認清那另一種光，我們從來看不見卻時時用牠來觀察一切的智慧之光。

各種東西和動物們都叫道：『是光啊！』因為他們都愛她，就歡呼着在她身邊跳舞。

底爾爾和彌爾爾也快活極了。他倆從來沒見過這樣熱鬧而有趣的集會，因此，比別人還歡呼得響亮。在這當兒，又有事出來了。突然間牆上砰砰響了三聲，響得牆也會格格地發抖似的，那是底爾爹被鬧聲驚醒，來罵他們，不許他們再鬧下去了。

仙人連忙對底爾爾叫道：『把那顆鑽石轉過來吧！』

我們的小英雄立刻照着做，但是他沒有弄慣，一面聽得爹爹要來，早駭得手忙腳亂，簡直笨得幾乎一塊糟糕了。

仙人叫道：『不要慌！不要慌！啊，小朋友你轉得太慌了！牠們要來不及恢復原狀的，那時我們更得麻煩了！』立刻大亂了一番。草屋的牆壁就失了光彩，大家都忙得東跑西跑，恢復自己原有的狀態。火找不着他的煙肉；水到處找水管；糖站在破碎的紙包裏在那兒哭泣；最大那塊麵包也爬不進盆子裏去，因為那些小的亂跳亂蹣，早擠滿了一盆，輪不到它的份了。狗兒哩，身體比先前大了許多，爬不進洞裏去；貓也跳不進自己的窩。只有時間一向是跑得很快的一點不響的躲到鐘裏面去了。

光站在那兒不動，看見別的人全圍住仙人哭叫，想自己做個榜樣，教他們也安靜一回，可是終於沒有效果。

他們都問道：『會出什麼危險嗎？』